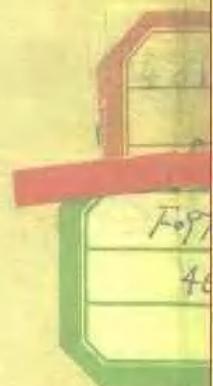


阿爾台耳著 陳大維譯

美國資產階級 反動經濟學批判



時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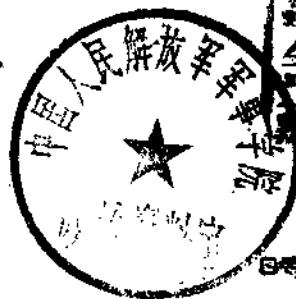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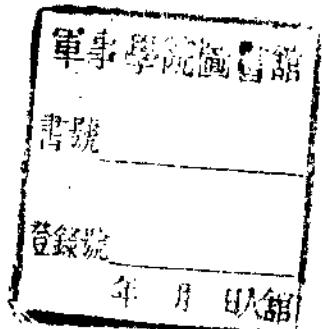


2 019 0306 6

美國資產階級反動經濟學批判

阿耳台爾著

陳大雄譯



時代出版社

Л. Альтер

БУРЖУАЗНЫЕ ЭКОНОМИСТЫ США НА
СЛУЖБ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АКЦИИ

Перевод Чэн Да-вэй

Пекин

Эйхштейн

Шанхай

本書根據原文版本：

Госпланиздат, 1948.

總經售	出 版 者	翻譯者	著 作 者	美國資產階級
新華書店	時代出版社	陳大維	阿耳合爾	反動經濟學批判
1952年3月初版 (京) (3,000册)	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目 次

引 言

第一章	資產階級的「美國例外論」和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底真正特點	一八
第二章	美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底反動來源	二四
第三章	帝國主義時代的美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	三〇
第四章	資本主義經濟「設計」底妄想	三六
第五章	戰後局勢與美國經濟學界底主要派別	四二

二〇一〇

- 第六章 獨佔資本家在反對「國家干涉」的鬥爭中的御用學者 三三
第七章 為獨佔資本家服務的「國家管制論」底說教者 一四
第八章 扮演着美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御用鼓手的美國經濟學家 一四

引言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具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共通的根本特點。它是資產階級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它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鬥爭中，代表著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並負有替資本主義辯護，使其永久存在的使命。

不這樣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建築在階級鬥爭上面的社會裏，』列寧指出說，『不可能有「公正的」社會科學』，因為『全部官吏與自由派的科學都是辯護僥倖奴隸制度，』列寧寫道：『在僥倖奴隸制的社會裏期望公正科學，便是愚蠢可笑，正好比期望工廠主在應否以減少資本利潤來增加工資的問題上持公正態度一樣。』

資產階級經濟『科學』之局限於該階級的利益，這一點表現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內容隨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不同而變更上，表現在各種經濟學派和思潮底此起彼落上。

● 「列寧全集」，俄文本（下同），第三版，第十六卷，三四九頁。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基本事實是：在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即階級鬥爭還處在潛伏狀態的階段，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某種範圍內容許作客觀的科學研究，而後來隨着資本主義矛盾的表面化和尖銳化，隨着階級鬥爭的發展，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就完全脫離了合理的科學基礎，變成了向資產階級賣身投靠的幫閒，抱着為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實際需要而服務的唯一目的。

『由於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由於它不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是歷史上的一個暫時發展階段，而相反地却把這個制度看作是一種絕對的、終極的社會生產形式，因此祇有在階級鬥爭尚處在潛伏狀態或它僅僅在個別現象裏被發現的時候，政治經濟學才能是科學的政治經濟學。』●

因此，祇有在階級鬥爭不發達的時期，資產階級經濟學才能推舉出斯密士（Adam Smith）和李嘉圖（David Ricardo）學派，他們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初步科學基礎，雖然這一學派也受着狹隘的資產階級眼光的限制，代表著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認為資本主義永恆不變，固若金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隨後的發展，其特徵就是斯密士和李嘉圖學派的腐化，以及無原則的、反科學的庸俗經濟學的盛行。

● 馬克思著：「資本論」，俄譯本（下同），第一卷，一九三六年，十六頁。

自從資產階級在法、英兩國奪得了政權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後已成爲顯然的事實之後，「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底蘊鑑譽了。今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問題已不在於這一個或那一個定理是對的還是不對的，而在於它對資本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是方便的還是不方便的，跟警察的判斷是否相符合一致。大公無私的研究讓位給僥倖文棍的筆戰，懷有偏見的詔媚的謠緝（辯護）代替了大公無私的科學調查。」●

這一特徵描述對於李嘉圖之後的全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也是完全適用的。

帝國主義時代向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提出了特別的任務：替獨佔資本家的統治辯護，證明托拉斯、辛迪加和卡特爾等能够克服資本主義矛盾；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政策和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提供『理論』根據。資本主義底蘊護者利用資產階級國家跟金融寡頭的緊密結合，來證明資產階級國家起着『新的』經濟作用，說什麼資產階級國家能够計劃國民經濟和消滅生產上的無政府狀態。由於這個關係，資產階級經濟學界那些派別就在帝國主義時代進行積極活動，它們提出各種各樣的經濟『改革』方案，這些方案的真正意義在於探求鞏固動搖着的資本主義基礎的方法。此外還有另一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集團，他們依然站在公開替資本主義辯護的立場，堅決主張經濟力量的『自由』活動，反對

● 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一九三六年，十七頁。

『改革』和國家對經濟發展的干涉。

列寧在其『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一書中曾指出過：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有這兩個派別。

『資產階級的學者和政論家，』列寧寫道，『通常是由較為暗藏的方式來辯護帝國主義，抹煞帝國主義佔有完全統治地位並有深厚根源的事實，極力把細枝末節提在前列，而拚命用一些毫不莊重的「改良」計劃，如由警察機關來監督托拉斯或銀行等等計劃，去引誘人們離開重要的問題。至於那些敢於承認說改良帝國主義基本特質的思想是一種荒謬思想的公然無恥的帝國主義者，發表意見的却要少些。』●

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這兩個主要派別——資本主義底『改良派』和資本主義底公開辯護派——代表著資產階級各集團的利益，反映出這些利益在政治發展、經濟發展某階段上的變化。

在工業高漲時期，那些斷定資本主義底『和諧』，認為不需要進行任何改革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學派』底勢力往往就強大起來；而在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的時期，那攜帶自己的藥方妄想醫治資

● 『列寧全集』，第三版，第十九卷，一五九—一六〇頁。

本主義不治之症的『改良派』就佔上風。但無論這一派或那一派，它們都是爲資產階級同一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因爲上述資產階級『改良派』不過是變相的辯護派而已，他們之間祇有一個差別，即公開辯護派單純地否認資本主義矛盾的存在，而『改良派』則承認某些（非主要的）資本主義矛盾，但宣傳有『和平』克服這些矛盾的可能性。這兩個集團雙方都極力要使資本主義永久長存，它們祇是代表資產階級出來反對工人運動、反對社會主義的不同的鬥爭形式。

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自己的『科學』底庸俗程度及其詭辯性質驅使到最大限度。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本身的深刻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證據之一。資本主義站在死亡底直接威脅的面前，資本主義的經濟『科學界』在尋求挽救資本主義的方法上也是手忙腳亂，心勞日拙。這表現在他們的反動性底增長上，表現在他們反對一切民主進步力量的公開鬥爭中，表現在他們『挽救』資本主義的一切方案底始終失敗上。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的情況，跟它在以前的時期的情況有着本質上的區別。『資本主義總危機』，斯大林同志指出說，『就是：首先，帝國主義戰爭及其後果加強了資本主義的腐朽性，並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平衡」；我們現在正生活在戰爭和革命底時代；資本主義已經不是唯一的和包括一切的世界經濟體系，除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以外，同時還存在着社會主義經濟體

系。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不斷地成長着、繁榮着，它對抗着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並以自身存在這赤裸的事實來證明資本主義的腐朽性，來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①

在世界分裂為兩個體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經不能滿足於舊的辯護方法，即他們那種以歌頌資本主義『永久長存』並斷言社會主義『無實現可能』等的方法。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向全世界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具有不可戰勝的生命力，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大大地優越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蘇聯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所贏得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又一次有力地證實了社會主義的歷史優越性。

反對社會主義，一向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的主要任務。但是如果說他們以前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內也會為反對社會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而進行過鬥爭，那末現在他們都是被迫而進行反對業經兩億人民所實現了的社會主義，反對業已成為社會發展中極大現實力量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鬥爭。

社會主義國家底威力之存在和成長，是使整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陷於毫無出路的危機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為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推翻資產階級關於資本主義永久長存和社會主義不可能

① 期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以後不註明所用文字者概指俄文本），第十版，三五二頁。

實現的一切『學說』的最大反證。

離開了兩個體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底鬥爭，就不可能了解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
的狀況，在社會主義已在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勝利的今天，跟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的時
期，即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還能反復硬說資本主義是『自然的』和『合理的』社會狀態的時期，大不
相同，資產階級御用學者的這些論據被歷史發展的本身行程所推翻。遠在一九三三年，斯大林同志在
描述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之歷史意義時就說過：『五年計劃底總結推翻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什麼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最好體系，而其他一切經濟體系都不穩固，都不能克服經濟發展中的困難的那種
斷語。五年計劃底總結表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腳根動搖而不穩固的東西，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已在衰
頽，而應當讓位給別的更高的經濟體系，即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只有蘇維埃經濟體系，才
是不怕危機而能克服資本主義所不能解決的種種困難的唯一經濟體系。』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證明了社會主義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和偉大的生命力，給予資產階級政治經
濟學以致命的打擊。因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懷着瘋狂的敵意，以全付力量企
圖誹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妄圖證明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有克服經濟危機和消滅失業現象的可能，甚

● 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中譯本，五三〇頁。

至還有計劃經濟的可能。

資本主義底公開辯護派和『改良派』在各國進行各種各樣的偽科學的虛構和捏造工作。例如在德國和奧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的這兩種傾向，遠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就表現為兩個學派——一派是門額（Menger）和柏姆—巴維克（Bohm-Bawerk）的界限效用（Marginal Utility）學派，另一派是斯穆勒（Schmoller）的新歷史學派（New Historical School）。大家知道，界限效用學派是站在公開辯護派的立場上，他們斷言界限效用的心理學原理起着自然法則的作用，可以保障資本主義經濟的『調和』、『平衡』和永存。歷史學派則否認有任何經濟發展法則的存在，認為資產階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它把一切希望寄託在資產階級政府的身上來『調和』階級鬥爭，在資本主義範圍內來解決『社會問題』，並用這種方法來使資本主義制度永久存在。

在現代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上述兩個主要派別是在下面兩種形式下出現的：一方面是排斥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所謂倫敦經濟學派，另一方面是凱恩斯（Keynes）學派，他擬製了獎勵投資、減少勞動者消費的資產階級國家的經濟政策，並煽動地說這種方法可以達到『充分就業』，換言之即消滅失業現象。

在美國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主要的學派——限界生產力學派 (School of Marginal Productivity) 和制度學派 (Institutional School)，前者是變相的限界效用學說，主張經濟力量的『自由』活動，而後者則用稍為改變了的形式來重複德國歷史學派的觀點。

這兩派之間也存在着某些方法論上的差異。直接辯護派通常是在這一派或那一派『理論』說法底族體下為資本主義進行辯護，這種『理論』說法制定出各種『法則』，據說這些『法則』的自由作用一定會導致『經濟平衡』和『利益調和』。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在這裏僅被認作是妨害這些『法則』的自由作用的後果，而認為把這些『法則』從國家拘束着它們的調節措施中解放出來，是治療一切災難的最好方法。限界效用學說 (Theory of Marginal Utility) 底基本目標，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鼓吹的限界生產力學說 (Theory of Marginal Productivity) 底基本目標，就在於此。

『改良派』的方法論却與此不同，他們通常對學說一概抱着否定的態度，他們認為學說是與生活脫節的抽象概念。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制度學派都否認社會發展底經濟法則之存在，他們把這種發展看作是許多多心理學上、法律上和倫理上的因素底結合，因此按照他們的意見，可以由國家採用立法和教育措施等方法來任意改變這種發展。

資產階級各集團及其御用經濟學家對『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 原則所抱的態度，是資產階

級政治經濟學界上這兩派表達其不同意見的形式之一。擁護這個原則的經濟學派要求在理論領域內公開為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發的發展作辯護，說什麼這種自發的發展可以保障經濟『調和』和『平衡』。相反地，『Laissez Faire』的反對者却否認自發的法則的均衡作用，因而要求對自發的法則的行動加以矯正，加以調節等等。雖然如此，這兩派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仍然是代表獨佔資本家的利益，代表各種獨佔集團的利益，或者代表它們在各階段上的利益。在帝國主義時代要求『自由』資本主義，就等於要求給與卡特爾和托拉斯以不受約束的活動自由，等於要求用高昂的獨佔價格來加強對羣衆的剝削和掠奪。另一經濟學家集團所提議的『國家調節』，其目的在使全部國民經濟去受那些把資產階級國家握在自己手裏的獨佔資本家的節制。

這樣，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各國的發展，具有根本的共通特點。這些共通特點就是：第一，整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堅決地轉到最庸俗的經濟學的立場上去，並瘋狂般地反對真正的經濟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學說；第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是為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和實際上的需要而服務的；第三，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分為兩派，即公開辯護派和『改良派』，這兩派用各種各樣的形式及從各方面來代表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並切骨地敵視人民大眾。

各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雖具有這些根本的共通特點，但每一個國家在這門「科學」的發展中均有其自己的特性，這些特性是由該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特點，由該國資產階級底情況及其特殊利益，由各階段內階級鬥爭底尖銳化程度，由該國在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所佔的地位而決定的。各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發展中的差異、特性和變化，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不平衡發展底獨特的意識形態上的反映。

闡明各國資產階級經濟「科學」的發展的這些特性，對於一般的反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對於揭露它的反動質實，對於使它在思想上遭到完全潰敗，是有着很重要的意義的。明瞭這些具體特性，不僅能够揭露資產階級經濟「科學」的一般基礎，而且還能揭露帝國主義反動意識形態底具體代表。無產階級的革命策略是根據資本主義的一般法則而來的，它同時全面地考慮每一特定國家在每一特定階段上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性和階級鬥爭的具體條件，適應着這一點，為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進行的鬥爭，也應全面地及處到這一反動的意識形態在各國出現的特殊形式。

同時，研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各國的發展的特性，能使這一卑鄙的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更深一層地暴露出其內在的謬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根據該國資產階級的需要，無原則地把這一些或那一些往往完全相反的論據和結論應用於該國，由此暴露出他們根本一點也不願揭穿社會

經濟發展的真正法則。思想上的紊亂情形不僅存在在每一國家內各派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間，而且還存在在屬於同一『學派』的各國經濟學家之間。這一思想上的紊亂情形證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完全破產，證明我們在他們身上所看見的並非真正的科學，而是一羣烏合之衆的資本主義御用學者。任何的甚至最荒謬無稽的學說，只要對資產階級有利，這些學者就能加以擁護。

並不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自己也常常無可奈何地承認自己陣營內存在着這種思想紊亂情形。例如戎巴德（Sombart）在描寫他那時代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情況時寫道：『在德文通常稱為國家經濟學（Nationalökonomie）的科學裏，一切本應該確定的東西仍然是不確定的，甚至連這一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本身亦是如此。』①

另一經濟學家安蒙（Ammon）論及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情況時寫道：『體系很多，但是真正稱得上體系的一個也沒有。』瓦耿浮爾（Wagenführ）曾出版過專論經濟學『體系』發展的著作，他寫道：

『沒有一個統一體系，可以對之經常進行改良工作，至於研究少數體系的正確性（如像在數學和自然科學裏一樣）則更談不到；事實上，很多經濟學體系是互相對立的，它們大多數在相互之間是完

① W. Sombart: «Drei Nationalökonomien», p. 1.